

金子:

你好!老师好想你!没了你的笑声,老师心里空落落的。那天你抱着老师不肯松手,老师只有狠心地掰开你。离开了大山深处,你会走得更远。到香港有些日子了吧,是否已经适应?千万别躁,万事开头难。有什么你尽管像从前样跟老师说,今后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保持联系。不受信号影响,省钱又可练字,还可提高你的写作水平。

代女儿与同学们问你好!

爱你的老师

老师的信如课堂上的板书,一笔一画,端正秀丽的蝇头小楷。老师常说:“不管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,一个中国人,汉字总是要写好的。”

自从她被父母拽着双手,翻过闸口,到香港后。老师就不再直呼她名字,而是改口称她乳名金子,直到今天。

刚来香港那会,人生地不熟,不懂粤语,说句谢谢,唔该唔该,如读天书,英语也比其他同学差,无法与人交流。她成天少言寡语,闷闷不乐,吵着闹着要回内地。

父母瞅着心里满是干着急,恰好这时老师的信不期而至。

经过段时间结结巴巴的恶补,不久她便能说口流利的粤语,港普、英文也说得十分地道。自然而然地融入同伴中,脸上重新绽开金子般的笑容。父母这才松了口气。

她天生好动,男孩禀性。一日去阳台上侍弄盆景,不小心被仙人掌划破手指,出了芝麻大点血,急得她跺脚大叫:哎哟,不得了,会得破伤风啦,一命呜呼呀!非逼着父母带她去看医生才放心。平日只要听说某某东西吃了对生命有好处,她不好这口,也会皱眉头。父母笑说:我女儿命要紧,今后要当女王嘛!

写信时她把这话也给老师捎上。老师回信说:珍惜生命固然重要,但也要学点医学常识。

一晃,懵懂中长成个身材窈窕,眉眼细长,随性、率真的小女生。她一有时间就去旅游,背个双肩包自由行,把时间捏得很紧,把港币算得很准,所有行程统统网上搞定。顺便采集些植物标本带回来,弄得家里尘土飞扬。还叹惜说:香港地界寸土寸金,可惜没空地种植。

老师来信说:照片与信均已收悉。看到你热爱自然,健康成长,老师很是高兴。寄来套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不知对你是否有些帮助。

上中五这年,她突然对父母说:通知你们,我决定学医!父母想让她考港大法学院,忙说:别,你不是怕见血吗?怎能学医?她说她想学医,并非时下热门的临床医学,而是药学。现在癌症多发,要是能发明种特效药,可救活许多人。中华大地,药草芬芳,没准能出第二个屠呦呦呢?她在信上跟老师说:我的事情我做主,父母甭想改变我!

老师说:一定要保持平和心态,在平静中积蓄力量,才能有所成。

这天她特意起了个早,去花园道26号美驻港总领馆,出门时树上的喜鹊叫喳喳。坐在轻轨车上,身前身后都是人,听车轮撞击铁轨的叮当声,看维多利亚港湾白帆点点,倏忽过去,心潮起伏。

这次会考,她报考了十所大学,好几所都来了录取通知书,最终选择了匹兹堡大学医学院。领馆内排队面签时,轮到她正好是8号,签证手续一切顺利。那天是她生日,为她二十岁的生日添上了

份厚重的礼物!

老师知道了,定会为她高兴。老师说来过香港,只是在电视里见过。考前给她来过封信,谆谆嘱咐,这些年老师的信,总是不期而至。

她与老师有约在先,约定考上大学后再见面。山高路远的,平时老师不允她去看她。老师现在怎样?腰更弯了?还是眼睛更花了呢?

当她兴冲冲地赶回母校时,却不见老师的身影,是老师的女儿接待的她,并交给她一封信。她急匆匆地拆开一阅,老师的话跃然纸上。

金子:

你好!请原谅老师没能守约,不能如期而至。老师不愿让你看到现在这副面容,况且目前的身体状况医生也不允许。你走后不久,老师就病倒了。这些年来一直在与死神搏斗……为了不让你分心,嘱托女儿代我继续给你写信,你各方面条件都好,假以时日,勤勉不懈,将来定会有大作为的。即使是老师看不到,但桃李芬芳,平生能有你这样的学生,也是件值得骄傲的幸福。让我们一起努力吧!

深爱着你的老师

望着学校阳光栏里的照片,年轻美丽的老师,正笑吟吟地看着她。她泣不成声,泪珠长流……

如今,她在匹兹堡药学院风景迷人的校园里,仍然把时间捏得很紧,把美金算得很准。她在微信上说:是金子总会花光的。她还有好多事要做!

# 从行路难到路路通

张人杰



20世纪70年代末期,我来到株洲。那个年代株洲还没有几条公路,除了南北方向的建设路、人民路和东西方向的新华路,其他的道路不多,市民出行很不方便。

80年代中期,我家住文化路4村。当时文化路只是一条窄窄的机耕路,不通公交车,要到市中心办事购物十分不便。星期天单位安排一趟班车进城购物,如没有赶上班车就只有靠“走路”(走路)了。

记得我和妻子经常走路往返于市中心

和家里之间。我们在街上购了物买了菜,从火车站后面穿过鱼塘,走小路到家,单程也要40分钟。那个时候商业网点很少,没有超市,买东西非要到市中心来,一次买不少东西,累得气喘吁吁,腰酸腿软。

最伤脑筋的是乘火车和坐长途汽车,逢年过节带着小孩提着行李,要走路出来(既无公交也无的士),步履维艰,让人有“行路难难于上青天”之叹!有一天晚上,妻子要乘火车外出,我推着自行车送她到火车站,又骑着车子回家。机耕路上没有路灯,黑灯瞎火,害得我重重地摔了一跤。

90年代以来,株洲建设日新月异,道路交通纵横交错,四通八达。河西新区新修的道路笔直宽敞,规划有序。河东老区也修了不少公路:红旗路,红港路,石宋路,时代大道,云龙大道,东环路,枫溪大道……路路相通,环环相扣,每条公路都开通了公

车,形成了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。

我原来居住的文化路4村,如今是书湘里、东环新城一带,东环路贯通之后,交通极为便利,乘36路、26路、16路三条公交线路均可到达,市民不用再为出行难而发愁了。

自从株洲第一座湘江大桥建成之后,至今已经有6座大桥屹立于湘江之上,正是:“六桥横跨东西,天堑变通途。”6座大桥将河东河西连成一片。外地朋友时隔20多年后来株洲,由衷地感叹,株洲变了!原来只知株洲是个工业区城市,交通枢纽是指外部交通而言,如今市内交通也如此四通八达,令人赞叹!

株洲,这座传统的工业城市正在向绿色环保、生态宜居的现代文明城市嬗变,交通巨变只是一个方面。

在共和国7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,我们期待株洲的明天更美好!

## ◎ 散文

# 天幕下那些少年的路

李小米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山梁上的路,是哪个年代修下的?一直是一个谜。黄土里嵌了硕大的条石、浑圆的石子,呈阶梯状,呈长蛇状,一条条这样的山路,把一座座山梁翻起来。这些被凿起的山梁,相依相连,血脉相亲。少年时我坐在山梁上,有天看见一个花白胡子花白发的老头儿,背着一背篋红薯,匍匐着身子走在山路上,他首先冒出一个头来,然后是看见他那蚯蚓般的青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山梁上的路,是哪个年代修下的?一直是一个谜。黄土里嵌了硕大的条石、浑圆的石子,呈阶梯状,呈长蛇状,一条条这样的山路,把一座座山梁翻起来。这些被凿起的山梁,相依相连,血脉相亲。少年时我坐在山梁上,有天看见一个花白胡子花白发的老头儿,背着一背篋红薯,匍匐着身子走在山路上,他首先冒出一个头来,然后是看见他那蚯蚓般的青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山梁上的路,是哪个年代修下的?一直是一个谜。黄土里嵌了硕大的条石、浑圆的石子,呈阶梯状,呈长蛇状,一条条这样的山路,把一座座山梁翻起来。这些被凿起的山梁,相依相连,血脉相亲。少年时我坐在山梁上,有天看见一个花白胡子花白发的老头儿,背着一背篋红薯,匍匐着身子走在山路上,他首先冒出一个头来,然后是看见他那蚯蚓般的青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山梁上的路,是哪个年代修下的?一直是一个谜。黄土里嵌了硕大的条石、浑圆的石子,呈阶梯状,呈长蛇状,一条条这样的山路,把一座座山梁翻起来。这些被凿起的山梁,相依相连,血脉相亲。少年时我坐在山梁上,有天看见一个花白胡子花白发的老头儿,背着一背篋红薯,匍匐着身子走在山路上,他首先冒出一个头来,然后是看见他那蚯蚓般的青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山梁上的路,是哪个年代修下的?一直是一个谜。黄土里嵌了硕大的条石、浑圆的石子,呈阶梯状,呈长蛇状,一条条这样的山路,把一座座山梁翻起来。这些被凿起的山梁,相依相连,血脉相亲。少年时我坐在山梁上,有天看见一个花白胡子花白发的老头儿,背着一背篋红薯,匍匐着身子走在山路上,他首先冒出一个头来,然后是看见他那蚯蚓般的青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山梁上的路,是哪个年代修下的?一直是一个谜。黄土里嵌了硕大的条石、浑圆的石子,呈阶梯状,呈长蛇状,一条条这样的山路,把一座座山梁翻起来。这些被凿起的山梁,相依相连,血脉相亲。少年时我坐在山梁上,有天看见一个花白胡子花白发的老头儿,背着一背篋红薯,匍匐着身子走在山路上,他首先冒出一个头来,然后是看见他那蚯蚓般的青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筋在一把瘦骨头上鼓凸。这是我爷爷李光斗。爷爷28岁那年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山梁上,找一风水先生看好了地址,修了几间土墙的茅草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从山那边望去,我家那矮矮的土坯房,像打在山窝窝里的老补丁。爷爷7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住在乡里医院,艰难之中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着,我奶奶听明白了,他是要回家里去落气。爷爷坐上乡人用竹木做的滑竿,一颠一颠回家。两个抬夫抬着我爷爷,沿着山梁上的路走了一圈儿,奶奶跟着走在后面,抹着泪,那是她陪伴爷爷,夫妻一场走过的最后一程山路了。两天后还不明白,一天之中,这轮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慢慢地走过天空,为什么在看它最真切最美丽时,却风一般滑落了山的怀抱。直到中年时,某天读到前不久离世的作家陈忠实谈生命的文字,他说,人到老年了,就如那轮最大的金色夕阳,瞬间就被吞没,黑色天幕拉下来了。

## 本味

贺倩兰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买食品有了看热量和热量来源的习惯。这习惯虽说只是个消遣,但久而久之,竟把什么类食品大概含多少卡路里了解得比较透了。

生活在一个小城市,平时接触的大都是国产货物。最近几年物流发达起来,进口商品陆陆续续排上当地的货架。这漂洋过海来的东西,想来成分和咱们自己产的多多少少有些不同。架不住好奇心 and 兴奋感的双重驱使,我跑到新开不久的进口商品店,在食品区一件件慢慢翻看。看了好一会

一到家,泡上一壶茶,把小蛋糕拆开放在盘子里。先看看颜色,普普通通,闻闻味道,没有平时买的蛋糕那种腻腻的香。我有些紧张地把它送到嘴边,轻轻一咬,嗯,果然不甜,没什么特别的味道。我有些懊恼为这个毫无意义的证明花了冤枉钱,堵着气任蛋糕在嘴里嚼着。

嚼着嚼着,我发现这蛋糕越来越有滋味。麦子的清香没有被糖掩盖,充斥了整个口腔,纯纯的鸡蛋香绵绵地化在舌头上,和牛乳的浓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;时不时能吃到的小豆颗粒虽不甜但入口即化,让人感觉这才是红豆应该有的味道。

吃完蛋糕后,我对食物的本味产生了好奇。我的印象中,湖南菜向来注重调味,要是作料都消失了,菜会变成什么味道?突发奇想的我拧开煤气灶,打了一个鸡蛋进锅,又在另一个灶上烧了一锅水,扔下去几块豆腐。没有油,没有盐巴,也没有酱,只

是单纯地煮熟而已。我把鸡蛋和豆腐盛出来,用筷子夹一些送入口中。

未经调料的食材在口中被碾碎的一瞬间,能够立马感受到它的来头。鸡蛋本身的鲜甜之感,把我扯入了一幅活色生香的田园画,仿佛仰头就能看见金黄的稻草屋顶和圆木房梁,豆腐更是了不得,微微的甜味伴着淡淡的黄豆香逗留舌尖,一块豆腐食毕,一棵豆苗从破土到被磨浆的全过程了然于心。

作料入菜肴,是为了使食材变得更加可口,可在不知不觉中,它把我们和食材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。我们知道油炸蛋香酥无比,但我们似乎并不把这种美味归功于鸡蛋,在这一道菜中,毫无悬念地,油的味道远远盖过了鸡蛋。同样,蛋糕中,糖的味道盖过了小麦。卤水、芝麻酱、红油……给人一种享受美食就是享受调料的错觉。原材料就如同红楼梦里刘姥姥吃的那道茄子,单单是挂了个名字罢了。

我高兴地把这种煎鸡蛋和煮豆腐的吃法推荐身边的亲友,大家都却皱起了眉头,更有甚者毅然决然地表示:绝对不会这么吃!这种态度令我有些困惑。

很多人似乎也是这么生活的。如果每个人的生命是一个鸡蛋,绝大多数人必然会倾尽一生的时间去调味,用尽千方百计把鸡蛋变得好吃。这个鸡蛋经过大量调味品的“熏陶”,的确是变得非常美味。可是,鸡蛋自己本身的鲜甜到哪里去了呢?

## ◎ 随笔

# 风车

刘厚德

小时候,我家很偏远,机械化的东西只有风车和手扶拖拉机。风车属于生产队所有,是用来吹瘪谷的,存放风车的地方是仓库。夏秋季节,生产队收回来的稻谷,晒干后,仓库保管员要用风车把瘪谷吹干净,收工后,保管员又把风车搬回仓库里。

那个时代,风车是很珍贵的物件,大人们因为爱护它,从不允许小孩子靠近,风车成了村子里的小孩子们看到却摸不着的宝贝。我们几个男孩子,经常是在保管员锁好门回家后,悄悄地走到窗边,对着仓库里边的风车痴痴地望。

那时的仓库,是生产队里的天堂,几间大房子并排在一起,前边是宽阔的地堂,社员群众从田野上挑湿谷子回到地堂晾晒,男男女女在地堂欢歌笑语。

我因为羡慕地堂上欢乐的气氛,喜欢在夏秋收稻谷的时节,整日呆在地堂边。妈妈时常出现在地堂上,我特别盼望她的到来,此时我是可以靠近风车的。等妈妈一走,我也赶紧离开风车,独自坐在地堂边的石坎上。风车离我有好几米远,矮个子女不停地摇着风车,两只手换来换去。往风车的漏斗里倒谷子的高个子伯伯,高高举起装谷子的箩筐,谷子源源不断流向漏斗里,伯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。风车留在我的记忆中,最难忘的就是这一幕。

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后,妈妈也倾其所有,买回了一台风车。风车成了家里的宝物,不使用的时候,妈妈都用破布条遮挡着它,不允许家里的孩子触碰它,风车成了家里名符其实最宝贵的财物。直到那时,我终于弄明白了仓库保管员伯伯绝不容许任何人碰风车的原因。

风车过去是农村的奢侈品,每一家都以拥有风车为骄傲。那个时代,买一架风车,要把家底掏光去。有风车的家庭,表面上是风光无限,背后的辛酸,只有自己晓得。妈妈为了买回风车,好长的时间里,都到二十多里远的山上砍柴,然后挑回街上售卖。

我参加工作后,就离开了家,与风车慢慢疏远了。收稻谷的季节回家,看到妈妈摇着风车,尘埃洒满了她一身,头巾上斑斓的花纹图案,也没了踪影。那时的妈妈,年轻时健美的身軀完全消失了,我看着,无法平静下来。然而,妈妈却无比的快乐,为自己能摇着风车给孩子们带来食物的温暖,而幸福着。

最近一次看到风车,是在去年的深秋。那天,我下乡扶贫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。从帮扶户家里出来,晴朗的天,辉映得村庄美如画,路途,我邂逅了风车。风车裸露在屋檐下,虽然经历过风吹雨打,却完好无损。我看着,不忍离去。主人不解,含笑望着我。他说,好多年前,风车就派不上用场了,现代化的机械,早已取代了它,乡村人家,早就不用它了。主人的话,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。我思绪万千,儿时的时光,少年的岁月,统统又回到脑海里来。

